

两性权力对比视域内的会话打断研究*

宋艳玲

(哈尔滨金融学院 哈尔滨 150030)

摘要：“话语即权力”的思想将语言研究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拓宽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使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本文以中美两部相似的电视剧为语料，自建封闭式语料库，在两性权力对比框架内分别从打断次数、打断位置和被打断者反应3个方面统计分析语料库中的打断现象，尝试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剖析会话打断对权力的指示作用。

关键词：话语；权力；打断；权力不平衡分布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6)02-0077-6

DOI 编码：10.16263/j.cnki.23-1071/h.2016.02.015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scourse Inte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exual Power

Song Yan-ling

(Harbin Financi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The idea that “Discourse is power” combined the language research with social factors, meanwhile, it widened the research area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hich made the relation between power and discourse a topic of great interest. Approaching from the comparative frame of intersexual power, this paper built a corpus based upon a Chinese and an American TV plays, and the analysis is made in terms of three interruption factors: numbers of interruption, positions of interruption and reactions to interruption, which is an attempt to dissect the role of discourse interruption in indexing power.

Key words: discourse; power; interruption; power imbalance

1 引言

会话打断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Zimmerman和West是早期会话打断研究的涉足者（Zimmerman, West 1975）。他们的研究以Sacks, Schegloff和Jefferson提出的“话轮转换模式”为基础。Sacks等学者指出人们之间的会话是有续的，即一个说话人首先发起会话，另一个说话人顺接。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潜在的过渡位置，而这个位置通常是在一个话语单元之后。换句话说，正常的话轮转换发生在一个当前说话者话轮的可能结束之处（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简称TRP）。之所以说是可能结束之处，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哪个位置是真正的TRP，说话人可以在已经说完的话后面再加上一两句或者更

多。这里说的TRP只是一个相对位置。所谓一个话轮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在汉语和英语中，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义的最小单位就是一个句子。一个话轮就是一个句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中至少要包含一个句子。人们在日常会话中也能本能并且相对准确地找到TRP，从而共同推进会话的有续进行。Sacks等人提出的“话轮转换模式”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会话形式。在日常交流中，这种模式往往被人为地破坏，因而出现所谓的会话打断——即在当前会话人还没有完成一个话轮时，另外一个会话人便通过打断的方式争夺话语权。根据福柯“话语即权力”的思想，会话打断理所应当成为人类争夺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权力理论历经从哲学研究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维特根斯坦选集》文本研究”（12YJC740063）和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会话打断视角下的中美两性权力对比研究”（12542031）的阶段性成果。

到社会科学研究的飞跃,并且横跨其它学科领域,如法学研究(法官、被告、公诉人和辩护人之间的权力)和医患研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权力)等。在西方,主要的权力理论有3种:自然权力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而关于权力分布的问题也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分析。比如在以往的权力研究中,有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力研究、机构与其成员之间的权力研究、上下级之间的权力研究、同级之间的权力研究以及两性之间的权力研究,等等。国内对于会话打断现象的研究起步虽较晚,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须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去除阶级和等级差别后男女两性之间权力分布的差异。

2 话语权力理论

权力指某种力量或能力,当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时,引申为权力或权势。所以,权力一词在西方文化中指人们在处理相互关系(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力量或能力,而不追溯这种力量或能力的来源。

话语权力理论起源于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名论断“话语即权力”。他指出,权力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福柯认为,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福柯提出“硬权力”和“软权力”概念,“他尤其关注通过构成社会制度背后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去观察主体的人形成过程中的正负面效应。福柯并没有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禁止、防止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行为,而是将权力和话语结合起来,他认为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的世界中产生的,从来不存在客观性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的话语事实上,权力和知识也是在话语中发生关系。”(邱金英 2004: 11)福柯头脑中的权力不再是我们传统理解中的一种完全否定的力量,所以本文所探讨的话语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链条的流动中融入辩证的血液。

同时,廖美珍也指出,“实施权力、公正和正义、非公正和非正义的机制是什么?是语言互动的细节”(廖美珍 2006: 200)。Wodak说,权力是体现差别的一种关系,尤其体现这些差别在社会结构中的效应。语言的整体性和其它一些社会因素使语言与社会权力以多种方式交叉在一起,语言是权力的路标并且体现着权力(Wodak 2011)。基于权力的网状和动态特点以及权力对语言的根本支配性,可以进一步得出,权力是抽象而流动的东西,它无处不在,但是它并非赤裸裸地存在于各个机制中,它通过某种媒介实施,而这种媒介就是语言。

3 研究问题与方法

3.1 语料选取

本文采用的语料是两部描写律师生活的中美电视剧: *Ally McBeal* (《甜心俏佳人》)和《律政佳人》。两部电视剧在题材、剧中人物社会地位、会话发生语境和男女对话人的比例上都较为相似,可以作为较合适的语料来进行定量分析。笔者将会话打断现象按基本社会关系分为4类,即男性打断男性、男性打断女性、女性打断女性和女性打断男性,并在此基础上统计分析基本数据,尝试对比中美两性会话中的打断频率,进而对打断位置和被打断者反应进行分类与对比。在对两种文化模式下的语料进行数字图表对比分析后,总结在中美两国会话打断现象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理想状态下,无阶级地位差异的男女两性应该享有同等权力,但通过对比分析,事实却并非如此。假设在地位平等的会话人之间,如果会话在异性之间进行,男性打断女性的频率要远高于女性打断男性的频率;如果会话在男性之间进行,打断现象出现的几率最小;如果会话在女性之间进行,个体女性对于话语权的争夺比起两性会话中要明显得多。男性在两性会话中通过对话语权的争夺表明男性潜在拥有比女性更多权力,男性和女性都会根据交谈者性别不同而突显自己对于权力的欲望和行为:男性在与异性交谈时比与同性交谈时表现出更强的欲望和行为,而女性在同性交谈中比异性交谈中表现出更强的权力欲望和行为。在量化分析后,这种结论可能会在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萨皮尔曾经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Sapir 1921: 221)。因此对同质的话语分析研究进行纵向的跨文化比较就有更加深刻的指导意义。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语料是可对比较性较强的两部中美电视剧中的对话。为能够更加准确地统计地位平等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各种不同类型的打断频率,本文对会话打断的统计将剔除在法庭上的所有对话,原因是,在法庭上,说话人本身就存在着地位上的差距。廖美珍(2007)对中国法庭对话的研究显示,法官、公诉人、辩护人和被告在法庭对话中的权力分布呈逐级下降的趋势,而且中国法庭对话与美国法庭对话也存在明显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不能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剔除阶级、等级、地位差异后,男女两性间权力分布的跨文化差异在会话打断的层面上有哪些异同。本文自建语料库中的语料多发生在同事之间,两部电视剧中的人物都是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并且对话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极为相似,从而增强语料之间的可对比较性。

3.3 研究视角

Zimmerman 和 West 从形式上给言语打断做出定义。

Kollock 认为 打断是在他人话轮结束前就开始讲话 阻止至少暂时阻止他人完成交际目的的行为 (Kollock et al. 1985: 181 – 199) 。 Coats 等众多学者都对打断现象给出自己的解释。综合学者们对打断的界定以及本人对会话打断现象的理解 笔者认为在判定一个打断现象的规则中有 3 个因素不可缺少: 一是当前说话者并不想终止他的会话 没有选择下一个说话者或是给下一说话者自我选择的暗示或机会; 二是打断者在非 TRP 的位置插入 并不是因为他无法正确判断 TRP 的位置 而是有意地违反话轮转换规则; 三是当前说话者会对打断现象有一定的反应 默许打断、继续说话或是反抗。

同时 学者们根据对会话打断现象的理解以及研究目的、语境和语料等因素的不同而得出打断现象的不同分类。如果以打断形式、结构、策略、原因和结果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为出发点 将得出不同类型的打断种类。因此 研究目的和语料的不同会使得对打断的定义及分类的理解不同 而对于会话打断定义和分类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影响研究结果。本文旨在统计会话打断的各种因素并进行跨文化分析 并且我们的量化分析是以权力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布情况为框架。“福柯最早搭起权力与话语的桥梁 将语言看成内在系统 用权力的视角审视话语演说者背后的价值和意义 以及由意义建构后编织的网络”(林莺 2013: 129) 。我们用会话打断的多种因素作为权力大小的指示器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用话语分析方法使“权力”这一流动的、抽象的概念量化 变得有据可寻。因此 本文从 3 个因素入手 将对打断的类型做一个较为细致的分类 如表₁ 所示 (“A B”表示 A 打断 B) :

表₁ 打断类型说明表

划分角度	类别
社会关系 (打断者与被打断者的性别)	男性 女性 (男性作为打断者)
	女性 男性 (男性作为被打断者)
	男性 男性
	女性 女性
打断的位置	一个话轮的短暂停顿中打断
	一个话轮的非停顿中打断
被打断者的反应	允许对方打断的反应 不允许对方打断的反应

4 数据结果与分析

4.1 打断次数对比

本文在《甜心俏佳人》与《律政佳人》两部电视剧中分别选取 933 分钟语料 在时间长度、人物地位和会话内容等方面都具有可比性。笔者详细记录每次打断现象的社会关系、打断位置和被打断者的反应 以此为基础进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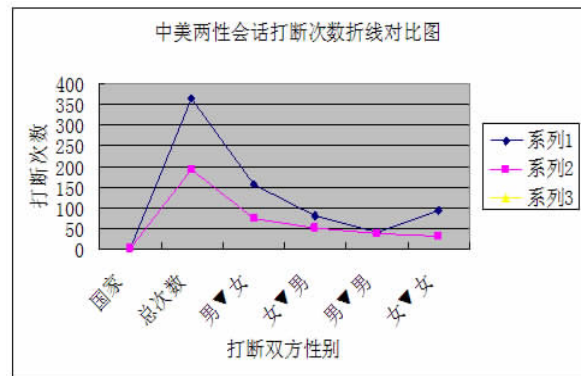
类与分析。

本文统计两部电视剧中会话打断的总次数、男性打断女性、女性打断男性、男性打断男性和女性打断女性 4 种打断类型的次数以及 4 种打断类型在各自总的打断次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见表₂) 。

表₂ 中美两性会话打断次数对比表

	美剧				中剧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次数	154	79	41	91	74	51	35	31			
百分比	42.2%	21.7%	11.2%	24.9%	38.8%	26.7%	18.3%	16.2%			
总次数	365				191						

表₂ 的数据显示 中美两部电视剧中打断次数存在明显差异 美剧在打断总数以及 4 种打断类型共 5 项参数中均高于中剧。其中 美剧中会话打断的总次数是中剧的 1.91 倍 男性打断女性的次数是中剧的二倍以上 女性打断男性的次数是中剧的 1.55 倍 女性打断女性的次数几乎是中剧的 3 倍。两部电视剧中 只有男性打断男性的次数最为接近 分别为 41 次和 35 次 其它 3 种打断类型在次数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尽管 4 种打断类型的次数存在很大差异 但是 4 种类型在各自打断总次数中所占百分比却比较相似。换句话说 两剧在会话打断的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 但打断次数的多少并不代表打断类型的主次 两者是不同概念的量化。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两部电视剧中打断次数和百分比都存在一定差异 但是这种差异的趋势却有较大程度的相似。由图₁ 可知 两条折线的形状非常相似 只是在折线尾部出现较大的形状偏差 而折线尾部代表女性打断女性的次数 美剧明显高于中剧。由此可见 4 种打断类型中女性打断女性部分的差异最大 其它 3 种类型打断差异相对较小。



图₁ 中美两性会话打断次数折线对比图

4.2 打断位置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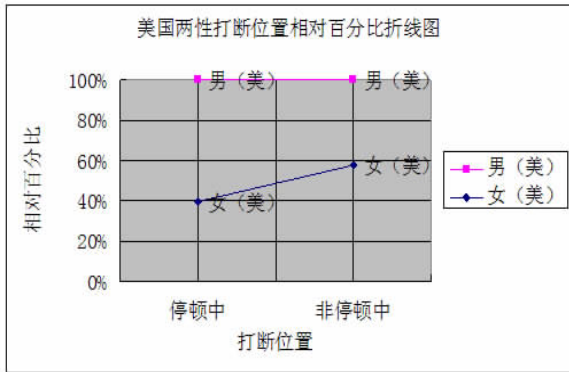
与其他研究不同 本文把会话打断的位置分为两种: 一种是话轮短暂停顿中的打断 (简称停顿中打断) ,另一

种是话轮非停顿中的打断(简称非停顿中打断)。这两种位置都出现在话轮进行时,但是非停顿中打断的权力指数要高于停顿中打断的权力指数。笔者以打断者为主变量、被打断者为次变量和打断位置为值的方式统计分析两部电视剧中的 556 次打断现象(见表₃和表₄)。

表₃ 男性作为打断者打断位置分布表

被打断者		美剧		中剧	
		停顿中	非停顿中	停顿中	非停顿中
女性	次数	56	98	49	25
	百分比	36.4%	63.6%	66.2%	33.8%
男性	次数	22	19	29	6
	百分比	53.7	46.3%	82.9%	17.1%

从表₃可以看出,两剧中打断位置的分布情况差异明显。中剧中打断出现在停顿中的次数要远多于非停顿中的次数,尤其是在被打断者是男性时,停顿中的打断占 82.9%,非停顿中的打断占 17.1%,两者相差 65.8%;美剧这种差距就要小的多。纵向比较两性间的差距可以发现,在美洲中,如果被打断者是女性,打断位置出现在非停顿中的几率比男性高 17.3%;与此相似,在中剧中,被打断者是女性时,打断出现在非停顿中的几率要比男性高 16.7%。男性打断女性出现在非停顿中的几率要高于男性打断男性。百分比堆积数据点折线图(图₂)能更直观地对比出这种两性间的差异,并且显示出这种差异在中美两剧中的体现极为相似。



图₂ 美国两性打断位置对比图

从表₄可以看出,如果打断者是女性,两剧中打断位置也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当被打断者是男性时,停顿中的打断占 92.2%,非停顿中的打断占 7.8%,两者相差 84.4%。相比之下,美剧中的这种差距较小。纵向比较两性间的差距,在美洲中,如果被打断者是女性,打断位置出现在非停顿中的几率要比男性高 12.3%。相似的是,在中剧中,被打断者是女性时,打断位置出现在非停顿中的几率要比男性高 8.3%,女性打断女性与女性打断男性相

比,前者打断位置出现在非停顿中的几率要高于后者。虽然这种差异不像男性作为打断者时那样接近,但是两性间这种差异的趋势表现一致,也就是无论打断者的性别如何,女性被打断者更容易被他人非停顿的位置上打断。

表₄ 女性作为打断者打断位置分布表

被打断者		美剧		中剧	
		停顿中	非停顿中	停顿中	非停顿中
男性	次数	41	38	47	4
	百分比	51.9%	48.1%	92.2%	7.8%
女性	次数	36	55	26	5
	百分比	39.6%	60.4%	83.9%	16.1%

综合对比中美两剧中打断位置的分布可以发现差异和共性并存。横向国别差异是(1)中剧中会话打断出现在停顿中的几率要远高于美剧;(2)在4种打断类型中,打断位置的分布都有较为明显的国别差异,而且女性作为打断者时的国别差异要大于男性作为打断者时。最大差异值出现在女性打断女性的区域中,美剧非停顿中打断为 60.4%,中剧中为 16.1%,两者相差 44.3%。横向共性是:无论打断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被打断者是男性时的国别差异要小于被打断者是女性的国别差异。同时,在4种打断类型中,女性作为被打断者时在两剧中都处于权力指数的最劣式。纵向共性是:无论打断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打断位置的分布都会因被打断者性别不同而有所改变,这种打断位置变化趋势的高低走向是两剧会话中打断现象的共同趋势,并且其走向值十分相似(见表₅)。

表₅ 打断位置数据走势对比表

国家	打断位置	
	停顿中	非停顿中
美剧	①男 女<男 男 ②女 女<女 男	③男 女>男 男 ④女 女>女 男
	中剧	⑤男 女<男 男 ⑥女 女<女 男

横向及纵向对比表₃和表₄数据中打断位置的分布规律,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美剧还是中剧中,男性在异性会话中的权力欲望比同性会话中高,而女性在同异性会话中的权力欲望比异性要高。

4.3 被打断者反应对比

本文把被打断者反应分为两种,同意被打断和不同意被打断。笔者以打断者为主变量、被打断者为次变量、被打

断者反应为值的方式统计两部电视剧中共556次打断现象。如果被断者同意被打断,则说明打断者的权力指数较高,如果被断者不同意被打断,则说明打断者的权力指数较低。这里所说的“较高”和“较低”只是一个相对量,并不是说如果被断者不同意被打断,打断者就没有体现任何权力指数,因为打断别人说话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欲望的突显。

表₆ 男性为打断者时被断者的反应分布表

被打断者		美剧		中剧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女性	次数	139	15	74	0
	百分比	90.3%	9.7%	100%	0%
男性	次数	33	8	35	0
	百分比	80.5%	19.5%	100%	0%

从表₆可以看出,其最大特点是当男性作为打断者时,在中剧中,两种性别的被打断者都接受被打断的行为,不接受被打断的概率为零,与美剧被打断者反应的数据形成鲜明对比。也就是说,被打断者反应分布存在明显国别差异。尤其在被打断者为男性时,被打断者不同意被打断的次数占19.5%,与中剧中相差近二十个百分点。

表₇ 女性为打断者时被断者反应分布表

被打断者		美剧		中剧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男性	次数	68	11	51	0
	百分比	86%	14%	100%	0%
女性	次数	80	11	30	1
	百分比	87.9%	12.1%	96.8%	3.2%

与表₆相同,由表₇可知当女性作为打断者时,中剧中被打断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普遍接受被打断行为,不接受被打断的现象仅在女性打断女性时出现一次。在美剧中,被打断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接受打断的比例都低于中剧。

综合对比被打断者对于打断行为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差异中的共性,或者说是在共性中的差异。(1)在中剧中,不管打断者与被断者的性别如何组合,被打断者都普遍接受被打断的行为,与美剧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总体情况是接受打断的比例高于不接受打断的比例,即“同意”被打断多于“不同意”被打断。这部分的最大差异值出现在男性打断男性的区域中,在“不同意”的位置上美剧高出中剧19.5%。(2)表₆与表₇显示出来的横向共性

是:无论打断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被打断者是男性时,国别差异要略大于被打断者是女性。但是,总体来说,被打断者反应的横向差异要小于打断目的与打断位置的差异。(3)无论打断者是男性还是女性,美国女性作为被打断者在会话中处于权力指数的最劣式,即女性“不同意”被打断行为的比率总是最低。(4)在美剧中,无论打断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被打断者反应会因性别而有所不同;在中剧中,无论打断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被打断者的反应没有改变。

通过对被打断者反应的数据分析得出的最显著结论是美国男性在异性会话中拥有的权力欲望和获得的权力指数比同性会话中高,而美国女性在同性会话中拥有的权力欲望和获得的权力指数比异性会话中高。中国女性被打断者在打断位置的比对中处于最劣势,而美国女性被打断者在打断位置和被打断者反应两个参数的比中都处于比中国女性更为不利的位置。

4.4 权力被“分解量化”

既然“话语即权力”,那么会话中说话人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就是权力分布在说话人当中的体现(刘辉2010:25)。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争夺话语权最有效和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打断。“我们把打断作为权力,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权力的指示器,因为它几乎满足权力在各种情况下的定义。”(廖美珍2007)“权力可以被量化,打断数量的多少是说话者权力的指示器。”(Thornborrow 2001:8)根据这样的观点,我们把这个“指示器”进一步细化并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认为权力分布的不平衡也体现在打断现象在数量和位置等方面的不平衡分布。

本文从会话打断的3个因素出发量化统计中美两部电视剧中共556次的会话打断,对所得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会话打断——这种权力争夺的最有效方式在两性以及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显示出的趋同与差异。

5 结束语

本文选取3个视角对所选取语料进行量化分析与对比,借助于“会话打断”——这个权力分布的指示器,可以看到中国与美国在两性权力分布的问题上既存在差异,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共性。“会话打断”这个频繁发生的日常现象既折射出美国社会中两性权力拥有度的悬殊,也让我们透视到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

借助于会话打断的指示作用,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两性权力分布的共同点是男性仍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女性则处于“塔”的底部。虽然美国社会的“女权运动”历史颇深,而中国也一再倡导“男女平等”,男性优于女性的历史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写。两国男性都在异性会话中通过自身的抢夺或是异性的“谦让”得到更多的话语权,从而也就得到更多权力,当然男性的这种优势在

某些因素上可能会有稍许偏差,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权力主体的地位。而两国女性,尤其是美国女性,在已处于权力劣势的情况下,仍因为男性对于另外几种打断因素的策略选择不同而丧失更多的权力,而她们自身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改变这种现状的意愿,或者是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沦为权力的丧失者。

当然,衡量任何事物的标准都不能“一刀切”,中美两国男性虽然都拥有比女性更多的权力,但两国权力分布的程度不同。美国社会中两性权力分布的状况存在显著不平衡,而美国女性或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或是没有比较强烈的反抗意识,有时还有些“安于现状”的意味,她们更倾向于在同性中争取更多的权力。而在形容中国社会两性权力分布的情况时,笔者更倾向于用“不对称”来表达,因为在中国,这种两性权力“失衡”的体现要比美国小得多,比起美国女性,中国女性在与异性的交流中更注意用话语来维系自己的权力,她们似乎更担心在异性面前“丢面子”。中国人对于“会话打断”这种行为普遍采取“接受”的态度,说明中国人不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力,也许是他们在利用话语争夺权力的同时会兼顾“礼貌原则”,这与美国社会显然不同。换句话说,在美国社会中,伴随着权力分布的显著不平衡,两性之间和同性之间的权力争夺都比中国显著。

语言是世界的图像,人凭借语言同世界建立联系。“在世界—语言—人组成的系统中,语言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刘辉 2009: 26) 正如对会话打断现象的研究,说到底,正是透过映射在文化和制度实践中的语言实践来寻求人类社会矛盾的根本所在——权力。当“权力”这种看似抽象的东西被量化时,人们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在张口和闭口的瞬间已经被权力的枷锁牢牢套住。也许是在获得权力,也许是在丧失权力,也许是在捍卫权力,也许是在争夺权力,而会话打断无疑是夺取权力时最有力的“枪杆子”。

参考文献

- 廖美珍. 法学的语言转向[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2).
廖美珍. 打断中的权力[R].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学报, 2007.
林莺. 言说权力和新闻媒体主体性话语权力构建[J].

东岳论丛, 2013(5).

- 刘辉. 索绪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 继承与超越[J]. 外语学刊, 2009(3).
刘辉. 本体论视域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J]. 外语学刊, 2010(6).
邱金英.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吴定芳. 会话中性别差异的语用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1.
Coates, J. *Women in Their Speech Communities: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ex* [M]. London: Longman, 1988.
Coates, J. *Women, Men and Language: A Sociolinguistic Account of Gender Difference in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93.
Foucault, M.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Goldberg, J. A. Interrupting the Discourse on Interruptions: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Relationally Neutral, Power and Rapport-oriented Ac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14).
Kollock, P., Blumstein, P., Schwartz, P. Sex and Power in Interac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5(50).
Sacks, H. A Simple Systematic for Organization of Turning-taking for Conversation [J]. *Language*, 1974(50).
Sapir, E. *Language*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1.
Thornborrow, J. *Power Talk: Language and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M]. London: Longman, 2001.
Wodak, R. 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Östman, J., Verschueren, J.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 London: John Benjamins, 2011.
Zimmerman, D., West, C. Sex Roles, Interruptions and Silences in Conversation [A]. In: Thorne, B., Henley, N. (Eds.), *Language and Sex: Difference and Dominance* [C]. Rowley: Newbury House, 1975.

定稿日期: 2015-07-03

【责任编辑 谢群】